

云养猫：一场低成本疗愈仪式

玉渊杂谭

张盖伦

近日楼楼去世的消息，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楼楼是只猫，一只圆滚滚全身都是戏的猫，一只随便一张照片都能当表情包的猫。它拥有60万粉丝。也就是说，有60多万“两脚兽”，加入过“云养楼楼”的庞大队伍。

从某种意义上说，“云养猫”成了现代社会的“新流行”。它简直是“猫奴”们的智慧结晶。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养一只真猫的人类，通过网络，加入“撸猫”和“吸猫”大军。

“云养猫”为什么能击中一颗颗孤独寂寞的心？因为它费用低廉，但同样“治愈”。猫四仰八叉地躺着，可爱。它用看智商的眼神看着镜头，可爱。它给你一个深沉的背影，可爱。对，猫是别人的，但你什么都可以有。

热衷云养猫的人，管自己叫“撸猫族”。主人发撸猫视频，撸猫族觉得自己的手指也插入了那团蓬松的软毛；主人说猫趴在她手上睡着，撸猫族也能感到那毛茸茸的小身子压得自己胳膊动弹不得。哪还需要什么虚拟现实，他们靠着脑补，就能实现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别人家的宠物精神沟通。

但没法真的养一只。因为，承担起抚育生命的重责，需要经过慎重思考。养宠物，要钱、要时间、要大量精力，这些都是奢侈品，撸猫族暂时还付不起，或者不想付。没关系，养宠物的大部分体验，撸猫族都能有。

他们看着猫透亮的眸子，觉得被击中了，觉得世界真柔软。因为云养猫，他们获得了心灵的按摩，所有情绪的皱褶都被抚平。他们什么都不用想，仿佛回到童年时期，只管对着人家猫咪的照片，露出痴痴的笑容。

云养猫甚至让人暂时地摆脱孤独。个

体化的生活让人渴望陪伴，但问题是人们往往也踌躇着，不敢轻易开启一段真实的亲密关系，不管是和人类，还是和喵星人。

好在有云养猫。撸猫者有了心理投射对象；而参与百万人都在其中的云养猫仪式，让撸猫者觉得自己也融入了一个社群，不再孤单。

云养猫敲除了饲养宠物过程中的所有烦恼无奈，只剩下大写加粗的幸福和甜蜜。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渴望被治愈，但又怯于轻易投入精力和感情。于是，我们总能想出些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和内心的欲望和平共处。

他“挽救”了爱因斯坦的引力波

科林碎玉

王善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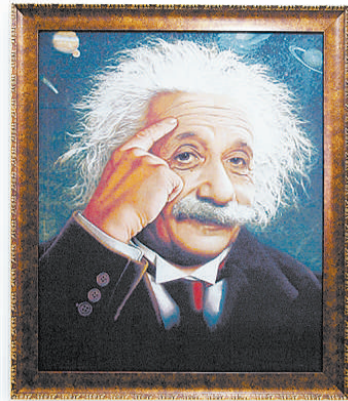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建立起经典力学大厦的基础，人类第一次把天上的天体的运动规律和地上的物体运动规律统一起来。这个伟大的物理学体系至少有以下两个默认的规则：物体之间力的方向在二者连线上，力的速度可以瞬时传播，或者说：力传播的速度无限大。例如，在地球上突然产生一个物体，那么它刹那间就感受到了太阳对它的引力。但在1805年，经典力学大厦的建设者之一拉普拉斯却提出：假如力的传播速度有限，那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方向不在二者连线上，且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会损失能量。以现在的方式来解读，损失的能量变成了引力波。

此后，引力波开始在科学史文献上留下身影。1893年，赫维塞德写了篇文章，将引力和电磁波进行类比，他认为，既然二者大小都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有电磁波，也可能有引力波。1905年，相对论先驱、青年爱因斯坦的偶像庞加莱，从类似于相对论的原理出发，提出引力波的速度等于光在真空中的速度（以下简称光速）。同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建立了相对论，将时间和空间统一为“时空”。1915年，爱因斯坦将引力纳入相对论中，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根据这个理论，引力的本质是物质引起的时空弯曲，物质质量越大，附近时空的弯曲程度（曲率）越大。“物体教时空如何弯曲，时空教物体如何运动。”

1916年，爱因斯坦首次用他建立的广义相对论研究了时空弯曲率的变化与传播。他发现，物体的运动一旦满足一定条件，就会使周围的时空的弯曲率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像水波一样传播出去，引起更远处时空的弯曲率跟着变化，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时空弯曲率的这个波动就是“时空曲率波”，因为时空的弯曲率体现为引力，所以也就是“引力波”。尽管爱因斯坦1916年的计算有些错误，但这总体上并不影响论文的分量。

然而科学的探索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爱因斯坦的引力波研究也曾经经历过过山车般的“惊天逆转”。1936年，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罗森写了篇论文，认为之前的计算都有错，引力波其实不存在，将论文投到美国杂志《物理评论》，此前爱因斯坦已经在这个杂志发表过三篇论文。令爱因斯坦没想到的是，这篇论文被送到一个专家手里审阅了。这个匿名专家写了很长的审稿意见，认为爱因斯坦的论文结论不对，需要改正。

审稿意见寄到爱因斯坦手里后，此前从未被人审阅过的爱因斯坦勃然大怒，他认为审稿人的意见大错特错，大大冒犯了他。于是他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将稿子撤回，转投欧洲一家杂志，并很快被接受了。可就在论文已经进



入校样、排版的阶段时，爱因斯坦的新助手菲尔·德·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特迪那那篇论文的详细意见转告给爱因斯坦，当时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的爱因斯坦才意识到，自己的论文错了，引力波是存在的。于是爱因斯坦紧急叫停出版，按照同事罗伯特·特迪那的建议修改了论文，然后以“引力波存在”为结论出版。他特意在论文里感谢“同事罗伯特·特迪那教授的友好帮助”，使其得以改正错误。

物理学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已经普遍相信有引力波，但认为引力波普遍非常微弱，难以直接被探测。韦伯曾宣称自己用共振棒探测到了引力波，但因为其他人无法重复出他的结果而未获承认。还好，直接方法虽然暂时不行，但间接方法还是取得了重大成果：1974年，赫尔斯和泰勒从两颗脉冲星的周期变化中，找到了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二人也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魏斯、索恩和德雷弗开始构思采用激光干涉的方法探测空间扭曲程度、直接探测引力波的方案。这就是“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英文缩写为LIGO。LIGO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仪器，被放在距离3000千米的地方。

经过多年的研制和升级，2015年9月14日，LIGO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显示了引力波时代的到来。魏斯、索恩和德雷弗三人也因此斩获了2016年多项大奖。2017年3月，德雷弗去世，10月3日，魏斯、索恩和巴里什获得了物理诺奖。2017年8月17日，LIGO探测到一对中子星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伴随着它的伽马射线暴、千新星、X射线辐射与射电辐射都被相继探测到，标志着人类首次同时观测到同一个天体物理现象发出的引力波与电磁波。相关结果于10月16日正式公布后，又一次轰动了世界。

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反复复之后，引力波终于成为天文学最重要的几个核心之一。当年研究引力波的几个巨人早已作古。爱因斯坦虽然听从了罗伯特·特迪那的意见，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此后不再向《物理评论》投稿。2005年3月，《物理评论》的主编与同事们找到了当年记录爱因斯坦论文审稿情况的单子，发现审稿人一栏里赫然写着：“罗伯特·特迪那，7月6日。”

远上寒山秋意浓

行者无疆

杨雪



高速两边，整齐的金黄色投向天际，行车几百公里，景色几无二致。十月，奔走在从佳木斯到双鸭山再到鸡西的黑土地上，看农场绵延，沃野千里，才知道什么叫粮仓。

当秋意携着油彩，把大地刷成金灿灿的时候，这片地处中国版图“东极”的区域似乎格外受到眷顾。“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一马平川的田地被浇上了纯金的染料，把收获的欣喜若狂不加掩饰地挂在脸上。当然，到了林区，秋的画笔就变得细腻，它得调色，还得分时段、分层次上色。我们到这个时节，正好错落有致。

对东北的金秋之美，我是有心理预期的，几年前“十一”去过长白山和五大连池，那一路金黄的树冠映着通透的蓝天，至今难忘。然而，现在钻进七星峰，千岩万壑尽是红枫、白桦、紫藤、黄栌，装点出赤橙黄绿，简直就像驱车行驶在俄罗斯油画里。虽然天不算晴朗，山体蒙了一层灰白，但第一次看见这般五彩的秋，血气上涌，呼吸困难是难免的。

七星峰又称七星砬子，由7个突兀的陡峭山峰组成，属完达山脉那丹哈达岭西北走向支岭下部，处于佳木斯市桦南县、双鸭山市集贤县

和双鸭山市交界处，被誉为三江平原“第一峰”。这片其乐融融的深山老林，栖息着150多种野生动物。正在给七星峰隧道施工的中铁一局的工人说，脚下就是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但他们还没有幸见到东北虎。倒是用无人机作业的时候，拍到过在林间漫步的熊瞎子。

在建的七星峰隧道是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客运专线上的一座“要道”，它是全国高纬高寒地区最长的铁路客专隧道——以十公里之长穿越原始森林。五彩的山体腹地，藏着一个规模小小的隧道出口作业面，工地上还设置了多处污水处理系统，严格管控排放。旁边的河沟是林蛙冬眠的地方。

河谷很窄，一米有余而已，水流清澈，潺潺而下。十月初，正好是林蛙从山坡林区迁到河谷附近，陆续进入水底冬眠的时候，也会有少数在泥洞或树根下越冬。这片人工养殖东北林蛙的区域受不得一点污染，因为林蛙生来就得生活在自然纯净的环境里，稍不合适就活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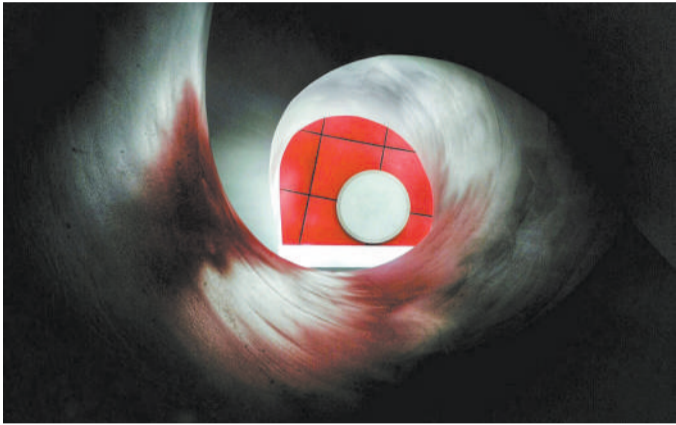
离开七星峰时天色将暗，一看表，才下午四点。细赏东北之秋，行在美丽中国，时间总是不够的。

摄手作

方圆之间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李娟摄



从人间嗜好说到人工智能

桂下漫笔

胡一峰

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中，王国维是逸闻趣事比较少的一位。这或许与他的嗜好不多有关。据说，他最大的嗜好是淘古书，此外，也就是喝口黄酒，吃点小零食了。没什么嗜好的王国维，却在110年前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名为《人间嗜好之研究》，大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较早研究“嗜好”的文章。“人间”是一个颇受王国维青睐的词，除了极负盛名的《人间词话》，有时他甚至用以自署。在他笔下，这个词除中文本义之外，也暗含日文内蕴，兼具“人世”和“人生”两种意蕴，在这篇文章中也应作如是观吧。

读过王国维的人，应该能体会到他思想中弥漫的厌世、悲观情绪，早年尤其如此。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他认为，人在世间，必有无可躲避之痛苦。这是因为，人

要讨生活，或劳心，或劳力，“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工作”。工作是一种“积极的痛苦”。而人又不能终日工作，“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工作愈简，闲暇愈多，于是，又会陷入“空虚之消极痛苦”。“人欲医此痛苦，于是用种种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To kill time’；而在我国，则名之曰‘消遣’。”一切嗜好都是由此起的，所以，“嗜好之为物，本所以医空虚之痛苦者”。因此，嗜好虽高尚卑劣不等，本质上都是对空虚之痛苦的慰藉。

无独有偶，王国维写作此文约15年后，梁启超在南北各地接二连三，大谈趣味之旨。他说自己是信仰“趣味主义”的，倘若用化学分析“梁启超”，把里头叫趣味的元素抽离，剩下的就是个0了。他还说，活在趣味里，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如此看来，梁启超的趣味与王国维的嗜好颇有相通之处。

今天重读两位前贤的观点，尤有启人思考之处。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飞速发展，无人驾驶、无人工厂……各种以“无人”冠名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惊喜的同时，也让人担忧是否会将“人间”变为“无人”的世界。当真人把假人搞得越来越真，真人与假人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何处？当真人把世界零敲碎打地交给假人，最后的自留地又在哪里？随着这一切悄然降临，王国维说的“闲暇愈多”也正变成现实，越来越闲的真人如何化解越来越沉重的“空虚之痛苦”呢？或许，今天的假人还没有“被进化”到去思考这些问题，但作为真人的我们，却已经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了。

在我看来，这一切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可在对“嗜好”与“趣味”的体悟和坚守中找到。按梁启超的说法，趣味是一种“无所而为”。凡是有所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此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

而使用手段，目的达到，手段便可抛弃。趣味则不然，是一种不为什么而做的事。王国维对嗜好的看法与此相仿。他说，“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工作”，“为活动故而活动时，谓之嗜好”。他把嗜好分为若干层次，抽烟、喝酒是较低的层次；官室、车马、衣服、书画、古玩等稍高一些；最高尚则是文学、艺术。但是，不管哪一种层次，只有以之本身为目的，才可算作嗜好。

按此推论，再智能的“假人”所擅长的，大体上都归属于王国维所言的工作或梁启超的“有所而为”。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凭借精密的算法应对外部世界，从而十分理性、无比高效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功利目标，在这一点上，TA们可能远比“真人”称职。

行文至此，想起微信朋友圈里曾流传过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无癖好者不可深交。在不远的将来，是否有癖好，没准儿倒会成为辨识“真人”“假人”的标准之一呢。

诗歌是心灵栖居地

吾心吾性

武夷山



让·奥雷诺·弗拉戈纳尔《阅读的女子》

当年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叱咤风云：“垮掉的一代”之代表、美国诗人金斯堡曾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朗诵诗歌，听众如潮。如今，在很多国家，诗歌却早已失宠。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诗歌似乎有一点点复苏，新一代诗人开始时不时炫耀一下诗技，但他们不再具有鼓与呼的魔力。然而，英国人认为，诗歌是值得进行严肃学术研究的对象，近年来，他们在研究背诗的利益。这是美国作家、音乐制作人和瑜伽教练德里克·贝雷斯的文章《为什么诗歌是大脑的避难所》所透露的消息。

背诵诗歌曾被英国人认为有助于品德养成。1944年，英国教育当局决定不再要求学生背诵诗歌，此举引发强烈批评。有人以为，诗歌就是教育。这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看法是相通的。2012年，英国教育当局终于“恢复了理智”，重新确立了诗歌在小学课程中的位置。

新形势下，2014年起，英国剑桥大学设立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名为“诗歌与记忆”，试图发现背诵诗歌的神经学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想回答两个核心问题：背下来的诗歌有什么独特价值？背诵与理解之间有何关联？

2014年的“英国国家诗歌节”（该节日被安排在每年9月底或10月初的一个星期

四），“诗歌与记忆”项目组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请应答者说出一首会背的诗歌，并讲述这首诗对自己的意义，还询问他们何时背诵、为什么要背诵此诗。这次共收集到约500份回答，项目组还对其中38位应答者进行了深入访谈。

项目总体结论是，背诵诗歌似乎能带来实在的效益。所有应答者都认为，背诵是正面的体验，还带来其他各种正面效应。

应答者普遍的体会是，背诵强化了对诗歌的鉴赏力。更重要的是，背诵加深了同理心，加深了与所爱对象的感情联系，正如该项目的研究人员所说：“背下的诗像是一个容器，装进去的是思想和情感。”有应答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一首诗一旦被内化，就像住进了诗歌之内。这种栖居感也许能打开一片更深入的延伸理解空间。”

该项目的创建者之一、女博士戴比·普林格说：记诵有意义的诗句就像脚踏自行车辅助轮后的感觉，一开始你摇摇晃晃，但只有此时你才能感受到自行车是如何在地面运动的，只有此时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平衡。

既然诗歌与意象相连，背诵诗歌就有

“思维殿堂”记忆术的作用。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记忆的诗歌越多，越能将其与生活感受结合起来，这也加强了我们对生活中事物关联性的理解。

在文学史上，能将想象力与行动优雅地结合在一起，莫过于诗歌。两行相连的押韵诗句之间的空间提供了一个休止，想象力由此起飞翔——一呼一吸之间，空间寓意着静默，代表着安静沉思的时刻，这种静默将万物相连，而后，词语才借由这短暂的停顿喷涌而出。诗歌是空间本身，也是填充了空间的事物。

德里克·贝雷斯对诗歌的作用有切身体会。他年轻时有过强烈的孤独感，于是他一遍遍地阅读曼德拉的《船长诗》。他还记得其中一首《你的欢笑》的结尾：

你对着黑夜、白天和中午欢笑/对着孤岛的扭曲的街道欢笑/你嘲笑我这个爱你的笨男孩/但是，当我睁开或闭上双眼/当我的脚步移走又折回/可以剥夺我的面色、空气和轻灵的手/但绝不要让你的欢笑消失，否则我会死去。

诗歌不仅能抚慰德里克·贝雷斯的心灵，也能抚慰、滋润、鼓舞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直到永远。